



朝花周刊

评论

往事

综合



文化新观察

让博物馆“活”起来的理念、路径与底色

陈燮君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各类博物馆发展迅速。在人们心目中,博物馆是文化的窗口,艺术的殿堂,人类文明的集聚地。博物馆往往和凝重、古远、沉稳、宁静相联系,博物馆也不会拒绝鲜活、华滋、节奏和创意。博物馆既敬畏历史,又懂得活化文物的当代价值;既呈现文明史诗的整体走向,又关注重要细节的文化活力;既让观众沉浸于历史的厚重,又让传统成为未来的关键文明元素。

“奇葩”时有出现

但不可否认,近年来在各地博物馆的高速发展中,也滋生一些乱象。综合媒体的各种报道,可以主要归纳出两种:一、各地博物馆建设此起彼伏,十分热闹,出现了一些速成馆、挂牌馆、空壳馆等。各地政府重视博物馆建设,这本是好事。但博物馆建设重在内涵,那种“鞋子先做好,不管脚大小”的博物馆建设模式,并不可取。同时,当下有些博物馆的建设存在“盲目超前、攀高比大”的倾向,过于强调外在,导致形式大于内在。二、接连冒出一批被网友称作“奇葩博物馆”的民营博物馆,它们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藏品乱、收藏途径乱、管理乱。由于藏品市场鱼龙混杂,各家民营博物馆管理者的文化艺术修养、收藏文化认识也千差万别,导致有些博物馆呈现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“奇葩”,近年来这样的新闻时有出现。

这样的乱象,与博物馆“人类文明的集聚地”的本质,显然已背道而驰。正如评论所指出的,“开博物馆不是开杂货铺,不是炫富,而是传承历史文明,展示文化。”为此,面对博物馆建设与管理的诸多乱象,我们应积极地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改进。但更高层次、更重要的思维与作为,还在于我们的博物馆管理者,尤其是重量级博物馆的管理者们,要树立具有前瞻性的管理思维,制定与时俱进的管理标准,构建面向未来的管理目标。

在笔者看来,可归结于这句话:今天,博物馆的管理者应思考让博物馆“活”起来,让参观者在其中感悟文化的对话、文明的呼吸、成长的睿智,养育传承文脉、走向远方的情怀。



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“江南文化艺术展”

新华社记者 任垚 摄

其中几个新理念,来阐述博物馆管理工作在这个时代的新使命与新特点。

以物为重+以人为本:博物馆“以物为重”,加强藏品的征集、收藏、保管与研究、展示是毫无疑问的,这既是传统的,又是今天和明天必须坚持的。然而,博物馆同时要确立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,这样才能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,才能使观众乐于走近博物馆、走进博物馆,才能使“以物为重”的博物馆更好发挥“物”重现历史、展示文明、传播知识、教化心灵的作用。

以史为鉴+拓展未来:上博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,“以史为鉴”理所当然,“拓展未来”也义不容辞。因为,一座优秀的博物馆既承载着历史,也面向着未来。

城市的窗口+城市的课堂:博物馆是城市的窗口,然而历史的发展,社会的进步又要求博物馆成为城市的课堂。多年来,上博在暑假开设“未来考古学家”和“未来艺术家”学习班。文博征文与夏令营活动受到学生们的欢迎。上博这一“城市的窗口+城市的课堂”的新理念与新举措,体现的正是博物馆文化向外的辐射,也是博物馆文化的空间跨越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,“博物馆管理理论研究→博物馆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”新理念的提出,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命题,上博从管理实际出发,升华管理理论研究,从博物馆学的高度,进行理论创新,反哺新的实践。

探索新路径

在当下的博物馆管理中,数字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命题,也是让文物跨越围墙、地域、时间从而“活”在观众中的一个奇妙而有效的路径。

特别是新冠疫情考验之下,国内许多博物馆之前都相继启动“云”生存状态,且各有特色与亮点。事实上,各家博物馆并非在仓促中步入数字化活法。早在几年前,相关部门就已明确要求,“重点关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需求,积极开发和引入文博场馆单位功能定位相适应的产品、技术、装备等,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渠道”。今天,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多媒体、虚

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和设备,让观众在虚拟的文化遗产空间漫游,遇见文物、了解文物,并从中获得文化的观照。

与之相呼应的一个理念就是“智慧博物馆”。许多博物馆管理者已清楚认识到,“中国博物馆已经进入智慧时代,进入文物及其产品‘活’起来的时代,要充分重视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”。

例如,中国国家博物馆“提出了建设智慧国家博物馆的目标任务,进一步运用先进科技手段,推进博物馆运营管理的智慧化。要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大力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,拓宽文化信息展览开放渠道,让更多民众走进博物馆,让文物真正活起来”。

2018年,上海数字化管理项目中的“董其昌数字人文”专题,是国内博物馆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进行的一次开拓性实验。该专题以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本体展开数字化研究和展现,以数字化技术辅助传统的器物研究,以可见的形式展现与董其昌相关的时、地、人、事,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的元素及特征。这样“智慧”的展陈方式,令观众感觉一新,得以更好地走进董其昌的艺术天地。

今天“智慧博物馆”的内涵与特征,仍在进一步拓展中。例如,中国联通与首都博物馆成立5G+智慧博物馆联合实验室,双方将在博物馆的楼宇、藏品、展陈、修复、教育等各专业方向,探索5G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场景。在设想中,未来博物馆里略显枯燥的展示照片将会在观众眼中“活”起来。因为,从AR探索镜看过去,原本静态的一张照片便能立刻上演一场声光秀。

除了管理理念、数字化手段,笔者认为,更重要的一点在于,管理者对于博物馆工作唯有静下心来、守一不移,才能使博物馆越办越好。以敦煌研究院为例,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多次深情地诉说: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,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,“心归何处?是敦煌。”“只有在敦煌,我的心才能安下来。”樊院长把心沉于敦煌,静于敦煌,让敦煌管理之“宁”更显“静”意。

笔者认为,归根结底来说,要让博物馆“活”起来,博物馆管理者的生命、理念、情怀,才是一座座博物馆生命的底色。

理念要先“活”起来

让博物馆“活”起来,需要博物馆的管理理念先“活”起来。

可以看到,在国内一流的博物馆里,如今这种“活”的管理理念正不断被重视并得以展现。

以上海博物馆为例,上博在“活”化博物馆管理理念的日常践行中,把坚守和创意作为博物馆文化的传承智慧,推进“三大传统功能”的现代化,努力拓展新的管理理念。

“三大传统功能”的现代化,即利用高新技术的收藏征集保管功能,形成学科优势的研究功能,面向现代社会的社会教育功能。而新的管理理念则具体落实在博物馆日常管理的各个方面,包括“以物为重+以人为本”“以史为鉴+拓展未来”“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+数字博物馆”“人事管理+人力资源管理”“城市的窗口+城市的课堂”“安全保卫+平安建设”“外事工作+文化交流”“礼品制作+文化创意开发”“保管展示捐赠+善待收藏家”和“博物馆管理理论研究+博物馆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”这十大方面。

博物馆文化的新理念,来自昨天和今天的实践,连接着博物馆的明天。笔者将通过解析

品评

变与不变的家庭剧:将生活悲欢放到时代幕布上

曾于里

家庭剧指涉的是以家庭为叙事单位,借助一个或几个家庭在一定时段内的发展、变化和冲突来反映一定的现实难题、伦理困境和时代特征的电视剧。相较于其他电视剧类型,它具有平民化、生活化、贴近性、接地气等特征,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,并形成社会话题。

最近,《以家人之名》的热播,再次助推了家庭剧这一题材的火爆。自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《渴望》开始,家庭剧一直是电视荧屏最受欢迎的类型剧之一,涌现出诸如《我爱我家》《牵手》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《结婚十年》《中国式离婚》《金婚》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等一大批有口皆碑的佳作。近年来的家庭剧爆款如《小别离》《都挺好》《小欢喜》等,也都曾掀起收视热潮。

历经这么多年的演绎,如今的家庭剧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?家庭剧创作在变化中应守住哪些“不变”?

拥抱时代变化

中国观众对家庭剧有天然的亲切感,这是因为“家”对于国人来说,是内心最看重的地方,也是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家不仅仅是一个容身之所,不仅仅是食于斯、饮于斯、居于斯之地,它也是血脉、亲情、人伦、精神归属等的集合体,承载着“你从哪来”“你是谁”“你存在的意义”“你到哪里去”等人生根本命题的答案。对家的热爱、对“家和”“一家团圆”的渴望,是中国人最普遍的情感。千百年来,“家”一直是文艺创作的母题,自然也是当今的影视剧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之一。

但我们知道,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孤立于时代而存在的。“家是最小的国,国是千万家”,这时,家其实就是时代的一扇窗口,家庭剧可以将百姓故事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,就像有评论文章指出的,“把社会历史嵌进世态人情的脉络里,将生活悲欢放到时代风云的幕布上”。

近20年来,社会思潮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现代与传统、新与旧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、冲突、融合,这些都



《以家人之名》海报

生动地体现在家庭生活中。

因此,这几年的家庭生活剧,不仅仅是书写家庭一隅的故事,创作者也走出“室内”,以家庭表现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,通过主动的议程设置,把家庭与时代、小人物与大历史联系起来,回应普通百姓关切的问题、存在的困惑,带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针对性,有对于现实生活的理性关注,能够为人们提供思想资源与价值引领。比如《都挺好》探讨如何与原生家庭和解,《少年派》《小欢喜》则从每个家庭重视的教育,引出代际观念冲突与全社会普遍的教育焦虑问题。

注入青春活力

之前的家庭剧主要是家庭伦理剧,以普通百姓的家庭为背景,以人伦情感为主线,以家庭成员的婚姻、家事、家族和姻亲等伦

《AA制生活》《双核时代》等,都关注了“80后”年轻夫妻的新型家庭生态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。近年来,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学习与情感生活开始成为荧屏讲述的一个重点。《小别离》《少年派》《小欢喜》等都市家庭教育剧,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,故事的主人公不仅仅是人到中年的父母,也包括处于升学关键期的孩子。教育,在如今的都市家庭里愈来愈成为核心议题,都市家庭教育剧与时俱进记录了这一时代趋势,它反映了教育焦虑、教育引发的代际冲突,最终落脚于温情表达,寻找妥洽的纾解之道。此外,青春向家庭剧往往描绘不同的青年群像,代表了新时代新青年的新面孔。

在观众热议的《以家人之名》中,这个家庭的组成方式有些特别:两个父亲,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,仨兄妹都是“90后”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,核心家庭逐渐代替中国传统家庭模式,成为一种主流家庭模式。对于许多“80后”“90后”独生子女来说,《以家人之名》仨兄妹的幸福日常,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温馨的、充满陪伴的家庭想象。同时,不同于一些家庭剧创作动辄把家庭往狗血冲突方向拉扯的倾向,《以家人之名》的家庭生活平淡、温暖又治愈,琐碎的日常就像是一首平民赞美诗。

以青年的视角切入家庭书写,不仅让家庭剧更为青春洋溢,也有助于当代青年思考自己与家庭的关系,重新发现家庭的价值。

不变温情呼唤

对于电视剧来说,强烈的戏剧冲突往往能够让观众产生追剧黏性,引发相关话题讨论,助益于收视率的增长。尤其是进入新媒体时代,微博、抖音等新型社交平台成为电视剧宣发的一个阵地,剧集中包含的话题越多,越有可能带来热议,促进剧集成为爆款。像《都挺好》《小欢喜》这两部剧播出期间,分别上了超过100次热搜。

回想起来,2015年前后,家庭剧创作进入一个低谷期,有口皆碑的家庭剧并不多。这不仅仅是因为那几年来IP崛起、流量崛起,穿

越、武侠、玄幻、仙侠、宫斗等热潮一轮又一轮地刮过,家长里短的家庭剧渐被年轻观众疏离;另一个关键原因则在于,家庭剧创作进入了瓶颈期,出现了模式化、套路化等弊病。

比如婆媳题材家庭剧火之后,一堆婆媳剧走马换将,或是把婆婆换成丈母娘。一时间,家庭成了婆婆、媳妇、丈母娘、女婿之间的“战场”。婆媳之间必定关系紧张,如同水火,亲家大多擅长煽风点火、让矛盾愈演愈烈,儿子夹在中间水深火热、里外不是人……一些跟风的家庭剧剧情老套、矛盾冲突极端、人物刻画扁平,硬生生地把家庭剧拍成了“家斗剧”。虽然剧情颇有刺激性和猎奇色彩,夺人眼球,但格调不高。

如今的家庭剧创作走出了婆媳斗、丈母娘斗女婿等泥潭,而随着“原生家庭”这一话题在互联网上的火热,它也被很快创作者所捕捉,进入影视剧创作者的视野。但不无遗憾的是,创作者往往更乐于将“原生家庭”刻画成“极品家庭”,使得重男轻女、“极品父母”一时成为荧屏热点,比如《欢乐颂》中樊胜美的父母,《都挺好》中苏明玉的父母,《安家》中房似锦的父母,“极品父母”反映了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某些问题,但荧屏上连篇累牍对原生家庭的“控诉”,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失真。

正所谓,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,家庭幸福则社会和谐,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”。随着社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,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功能也遭受一定程度的冲击。家庭剧具有的教化、引导和价值建设等功能,尤其不能缺位;温情表达、正向价值,是家庭剧不能丢弃的初心和内核。因此,真正优秀的家庭剧,呈现矛盾时会努力寻找化解矛盾的良方,刻画代际的隔阂也不忘弥合分裂的努力。这也是未来家庭剧创作应该坚守的方向。

特约刊登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

